

十五小豪傑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訂正四版

十五小豪傑 (全一册)

【每部價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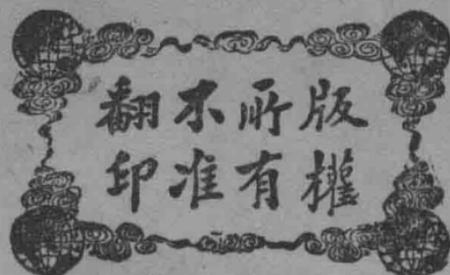
譯述者 披飲 髮冰 生子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總發行所 世界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遼甯 北平 天津 太原 濟南 重慶
漢口 長沙 衡州 南昌 蕪湖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溫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汕頭 廣州 梧州

世界書局

十五小豪傑目次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 一葉孤舟 滾滾怒濤中 幾個童子

第二回 逢生路撞着一洞天 爭問題儼成兩政黨

第三回 放暑假航海起雄心 遇颶風片帆辭故土

第四回 乘駭浪破舟登沙磧 探地形勇士走長途

第五回 如真如夢無人鄉 景色凄凉 忽喜忽憂探險隊 精神抖擞

第六回 荒洞窮搜愴懷故主 遺圖展視痛語前程

第七回 移漂民快撐寒木筏 怪弱弟初審悶葫蘆

第八回 勇學童地關豺狼窟 榮紀念名從父母邦

第九回 舉總統俄敦初被選 開學會佐克悄無言

第十回 獸人競力顯我優強 草木効靈成他造化

第十一回

喚望洋羣兒猜白點

懺造孽獸子泣黃昏

第十二回

三條票風波掀醋海

五里霧烽火鬧冰天

第十三回

巨熊石四童子析居

陷穿林一美人僵臥

第十四回

經無量劫弱女陳情

感再生恩故人握手

第十五回

解船纜佐克勇自供

駕紙鳶武安爭上達

第十六回

燕子重來空疑喜報

狗兒一吠作合救星

第十七回

老伊範智擒雙奸細

勇杜番力戰一水手

第十八回

殲衆魔同學慶更生

駕片帆羣兒還祖國

十五小豪傑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葉孤舟 滾滾怒濤中幾個童子

調寄摸魚兒

莽重洋驚濤橫雨。一葉破帆飄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髫齡乳稚。逢生處。更墮向天涯絕島無歸路。停辛竝苦。但抖擻精神。斬除荆棘。容我兩年住。英雄業。豈有天公能妒。殖民儼闢新土。赫赫國旗輝南極。好個共和制度。天不負。看馬角烏頭奏凱同歸去。我非妄語。勸年少同胞。聽雞起舞。休把此生誤。

看官。你道這首於講的是甚麼典故呢。話說距今四十二年前。正是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上滿天黑雲。低飛壓海。濛濛闇闇。咫尺不相見。忽然有一隻小船。好像飛一般。奔向東南去。僅在那電光一閃中。瞥見這船的形兒。這船容積不滿百噸。船名叫做胥羅。曾有一塊橫板在船尾寫著的。但現在已經剝

落去。連名也尋不著了。那船所在的地方。夜是很短的。不到五點。天便亮了。但雖係天亮。又怎麼呢。風是越發緊的。浪是越發大的。那船面上就只有三個小孩子。一個十五歲。那兩個都是同庚的十四歲。還有一個黑人小孩子。十一歲。這幾個。人正在拚命似的把著那舵輪。忽然砰訇一聲響起來。只見一堆狂濤。好像座大山一般。打將過來。那舵輪把持不住。陡地扭轉。將四個孩子都擲向數步以外了。內中一個連忙開口問道。武安。這船身不要緊嗎。武安慢慢的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緊哩。俄敦連忙又向那一個說道。杜番啊。我們不要灰心哇。我們須知到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重大的哩。隨又看那黑孩子一眼。問道。莫科呀。你不悔恨跟錯我們來嗎。黑孩子回答道。不。主公武安。這四個人正在船面。話未說完。那船艙樓梯口的窗戶。突然推開。先有兩個孩子探頭出來。跟著又有一隻狗。蹲出半截身子。那狗三聲兩聲的亂吠。那兩孩子裏頭。官一個年長的。約有十歲左右。急忙忙大聲問道。武安。武安。甚麼事呀。武安道。沒有甚麼。伊播孫啊。快回去罷。甚麼

事都沒有。那年小的又說道：雖然如此，但我們怕得很呵。武安道：別要怕，趕緊回去，坐在牀上閉著兩隻眼睛。這就甚麼都不怕了。那兩孩了兀自不肯下去，只聽得莫科忽喊起來道：好晦氣，又一個大浪來了。話猶未了，那浪又沒命的自船尾轟進來。險些都從窻口灌入船艙裏去了。那俄敦高聲喝道：兩位快回去呀！你們不聽我們的話嗎？這兩孩子方纔沒趣的去了，却又有一個探頭出來，叫道：武安呀！你們要我們來幫幫力嗎？武安答道：巴士他呀！你們好好的在裏面保護著。那年紀小的罷，這裏有我們四個人足穀了……看官，你想這個船在恁麼大一個太平洋上，更兼暴風怒濤之中，難道就只是這幾個小小的孩子嗎？別的大人一個都沒有不成。這胥羅船，既然有一百多噸，總該有一個船主，一個副船主，五六個水手。難道單有一個細崽莫科就算了嗎？又這船到底爲著甚事，想往甚麼地方呢？怪可憐的撞著這場惡風浪，爲何緣故呢？看官，若使那時候有別隻船在這洋面經過，遇著這胥羅船，那船主頭一件定要根問這個緣故。這些孩子們自

然會告訴過明白。但可惜不湊巧。那時這洋面上。前後左右幾百里。連個船的影子都沒有呢。……閑話休提。卻說過了一日。風勢越大。竟變成了一個大颶風。得羅船好像被波浪吞了一般。那後檣既於兩日以前被風吹折。僅剩四尺多長一根木桿。幸虧前檣還在。但風勢越急。這孩子們的氣力短小。想把風篷捲下來也做不到。那篷攔不起這種大風。只見這檣夾不停的搖動。若使連前檣都沒了呢。那時這船可不成了個沒自由權的奴隸。任由風濤恁麼簸弄嗎。這孩子們可不是除了束手待斃之外。更沒別的法兒嗎。他們都睜著兩隻眼。狠狠的望前望後。却都是濛濛闇闇地。一寸陸影兒一點火光兒都看不見。看看又捱到晚上。一點多鐘。忽然轟的一聲。趁著那風聲濤聲響起來。只聽得杜番疾喊道。前檣倒了。莫科接口道。不是。却是把風篷吹斷了。武安向俄敦道。既是這麼著。我們要把這斷篷割去。你同杜番二人守著舵輪。莫科呀。來這裏幫我……看官。須知莫科係船上細崽。自然該有些航海的閱歷。武安曾從歐洲來到澳洲。經過大西洋太平洋。

兩條大海。因此亦學得些少船上的事體。這孩子們自然是靠這兩個做胆。不消說哩……你看他們兩個的本領怎麼樣呢。他們來到前檣底下。細心查看。只見那篷上邊的索吹斷了。搖曳空中。幸虧下邊未斷。他們先把上邊的索都割去。僅留靠下四五尺。隨將這篷上面兩角扳下來。用繩網在船面。這樣著。那船倒反安穩起來了。武安莫科兩個。不停的走上走下。好幾回險些被那大浪裏將去。足有半點多鐘之久。方纔回到舵輪旁邊。這身子便如雨淋雞一般。濕透了。正要畧歇一息。驀地那樓梯的窗口又推開。只見武安的兄弟名字叫做佐克的。探頭出來。武安便問道。佐克。幹甚麼。佐克道。快來快來。海水漏入船艙了。武安道。當真嗎。隨即起身走進艙內。只見一個挂燈。懸在當中。那十個孩子。七橫八豎。倒在牀上和睡兒上。還有那八歲九歲大的。怕到無可奈何。你偎我。我抱你的。攪成一團。武安道。別要害怕。我們快就到岸了。一面點起洋蠟。周圍張看。艙內却是有些海水。隨着船勢左右。盪來盪去。但遍找找不出那漏縫兒。這水究竟從那裏來呢。隨後看

出却是因樓梯窗門關不緊。那船面的浪從甲板上流進來的。武安回到艙內說。明緣故。安慰孩子們一番。重復回到船面來。已經是兩點鐘打過了。那天越發好像墨一般。風勢一點不減。但微微聽見了一聲兩聲從空中戛然過去。却是海燕的聲音。這海燕是從不飛到岸邊的。常年在大洋的中心翱翔漂蕩。這樣看來。這船去陸地越發遠了。又過一點多鐘。忽聞轟的一聲。好像大砲發於空中。不好了。前檣斷了兩截。那布篷撕成一片一片。飛向海心去。就和一羣白鷗似的。杜番道。我們沒了風篷。怎麼好。武安道。怕甚麼。這船趁着浪。不是一樣的走嗎。莫科道。好在浪是順風的。在船尾送着來。但浪太緊了。我們要將身子用繩網着在舵輪旁邊。免致被浪裹去。說時遲。那時疾。莫科話猶未了。只見一堆奔濤。足有四五十丈高。從船尾猛奔來。鐺鐺爆爆。聲音亂響。撞落船面甲板。兩隻救生船。一隻舳板。一個羅盤箱臺。都掉下來。那餘勢還撞到船邊。將左便的船欄板都碎裂了。還虧着碎了欄板。這水能殼流出去。不然。這船受不起這種大壓力。是定要沈了。武安杜

番俄敦三個被這浪一刮擲出數丈以外。直到樓梯口。方才把捉得住。却是不見

了莫科。評曰刮落救生船舳板羅盤針衝破欄板將武安等三人擲向數丈以外同是此一剎那間事武安噉呀一聲道。不好不

好。隨即高聲大呼道。莫科莫科。杜番道。難道掉落海了不成。俄敦忙向船邊探頭

四望。却影兒也不見。聲兒也不聞。武安道。我們不可以不救他。急放下救生水泡。

投下繩索罷。隨又連聲高喊道。莫科莫科。只聽得微微聲音答應道。救命呀。救命

呀。俄敦道。他沒有掉下海。這聲音是從船頭來的。武安道。等我去救他。趕緊從船

尾走到船頭。跌了好幾交。方才走到。便又高聲叫道。Boy 莫科莫科。My Boy 却

不聽見答應。復連叫許多聲。只聽見微微的答應呀呀的兩聲。那聲更沈下去了。

武安手中又沒燈火。只得跟着聲音。闇中摸索。摸到船頭那絞車盤和舳艫中間。

有一個孩子的身。橫倒在那裏。却是已經悶倒。不能出聲了。看官。你說莫科因何

跑在這裏。原來剛纔那一陣大浪。一直刮送過來。撞著那風篷的繩索。將喉頸勒

住。越發掙紮。越發勒緊。如今呼吸都絕了。武安趕緊從袋子裏掏出小刀來。把繩

割斷好一歇。那莫科才回過氣來，便向武安千恩萬謝的謝他救命之恩。携着手回到舵輪之下。但船既沒了風篷，速力驟減，浪不能送船快行，船却陷在浪裏，如盤渦一般。這孩子們想找別樣的東西代着風篷，也是找不出來，只得聽天由命罷了。這孩子們如今別的都無可望，只盼著天亮之後，風威略減，或者老天可憐兒的，望著個陸地的影兒，除非這兩樣能彀有一，這便九死中還有一生之望哩。捱到四點半鐘，已見一帶白光，從地平線上起來，漸漸射到天心，却是煙霧依然深鎖，重洋望不見十丈以外，那雲好像電光一樣，快滾滾的飛向東方，風勢有增無減的咯。這四個孩子眼巴巴的望著狂瀾怒濤，不發一語，都如猷子一般，各發各的心事。又過了半點多鐘，猛然聽得莫科一聲狂叫起來，道：「陸！陸！正是！」

山窮水盡 憐我憐卿 腸斷眼穿 是真是夢

究竟莫科所見到底是陸地不是，且聽下回分解。

此書爲法國人焦士威爾奴所著，原名「兩年間學校暑假」，英人某譯爲英

文日本大文家森田思軒。又由英文譯爲日本文。名曰「十五少年」。此編由日本文重譯者也。一英譯自序云。用英人體裁。譯意不譯詞。惟自信於原文。無毫釐之誤。日本森田氏自序亦云。易以日本格調。然絲毫不失原意。今吾此譯。又純以中國說部體段代之。然自信不負森田果爾。則此編雖令焦士威爾奴覆讀之。當不謂其唐突西子耶。

森田譯本共分十五回。此編因登錄報中。每次一回。故割裂回數。約倍原譯。然按之中國說部體製。覺割裂停逗處。似更優於原文也。

此書寄思深微。結構宏偉。讀者觀全豹後。自信余言之不妄。觀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墮五里霧中。茫不知其來由。此亦可見泰西文字氣魄雄厚處。武安爲全書主人翁。觀其告杜番云。我們須知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大的哩。又觀其不見莫科。卽云我們不可以不救他。卽此可見爲有道之士。

第二回 逢生路撞著一洞天 爭問題儼成兩政黨

却說這四個孩子正在絕望的時候。面面相覷。在那裏發歎。忽然空際烟霧微開。那黑兒莫科瞥見遠遠的一帶好像陸影兒。他便狂叫起來道。陸！陸！但不知果真是陸地。還是他的眼花呢。武安聞說便接口道。陸嗎？可是真的嗎。莫科道。是前面是東方呀。杜番道。莫不是你錯嗎。怎麼我們都看不見。莫科道。等那煙霧再開。我們仔細看罷。話猶未了。煙霧早漸漸破開了。不到一刻。左右前後幾邁遠都望見了。武安道。不錯不錯。當真是陸哩。四人一同觀看。東方地平線上有一帶陸影。大約五六邁長。按照現下胥羅船的速度。不過一點鐘。便可以到那裏了。風越發大。船驀地向著一直線走將前去。漸次近岸。只見岸上有十餘丈高的石壁聳起。石壁前面有黃色的沙嘴。沙嘴右邊有一簇的喬木。武安叫他們三個管著舵輪。自己獨到船頭細察岸邊光景。看那裏可以拋錨灣泊。誰知那岸不但沒有一個灣港。却見那沙嘴外面有無數亂石。好像鋸一般利。現時被湖水侵著。從黑波面上隱約看出他的蜿蜒起伏痕跡。武安看清楚。仔細一想。這是行船最險的。

所在。不如將艙裏這些孩子們都叫出來船面預備不虞方好。於是回到樓梯口。揭開窻門叫道：大家都出來罷。頭一個不消說。一定是那隻狗了。跟着便是十一個孩子。一闌都跑上來。那年紀最小的呢。睜眼一看四面光景。怕得急得要哭起來。這却是爲甚麼呢。看官須知大凡近陸之處。海底漸漸淺了。波浪越發洶湧。俗話叫做埋沙浪的。比那洋心的光景更可怕哩。那時正是六點鐘左右。船已走到岸邊。武安早將外衣脫了。預備若有那一個掉落海去。自己便去救他。據武安的意思。這座船是十有九要撞在礁石上。碎成齏粉的哩。不到一會。這船果然擱淺。幸虧擱的地方。不是大石。船皮雖然損傷。那海水還未滲進來。歇一會兒。又一個大濤來。驅著這船前進五六丈。在一沙礁上。連動也動不得了。這還算好。船算是不怕沈沒了。但離那沙嘴還有一里多遠呢。武安俄郭兩人仔細查看船內房艙底。艙都還不十分破壞。那心安穩了許多。兩人回到船面。告訴大眾道：不要害怕。船心自未有壞的。況且眼見著到岸了。我們等一會商量上岸的方法罷。杜番道：

甚麼又要等呢。內中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叫做韋格的，亦跟着道：是呀，等甚麼呢。杜番說得是，我們偏不要等哩。武安道：你看這浪還怎麼利害，我們若想亮過去，恐怕碰在石礁上，連骨都要碎了呀。又有一個叫做乙菩的，年紀約同韋格一般，便道：整整等着，萬一這船碰石粉碎了，又怎的。武安道：這却不怕，歇一會這潮定然退些，我們的船是穩當了……看官，你說這兩個道理，那邊長呢，其實武安的話一點不錯。這太平洋的潮水進退，雖然不比別的小海相差恁麼遠，但到潮落的時候，自然要不同些。依着武安的話，或者再過幾點鐘潮退之後，或者從石礁的脊上能殼步行過去，亦不定哩……雖然如此，但杜敦等數人依然爭鬧不休。這也有個緣故，不自今日起的，原來這一羣孩子裏頭，那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向來不肯佩服武安，每每無風起浪，找些事來和他愜氣，也不止一遍兩遍了。這一路上却爲着武安曉得些航海的方法，故此凡事只得讓着他靠着，他但今已到陸地，他們可又自由起來了……杜番等四人離開衆人，跑到船頭，看着

巨浪拍天。實在難以飛渡。不得已仍回原處。武安向俄敦及衆孩子道。今日尙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杜番聽見這話。以爲武安有意譏誚他。便勃然道。武安。你有甚麼權利。敢制定法律。令我們遵行嗎。武安道。豈敢。豈敢。講甚麼權利不權利呢。但大家欲保安全。這却離開不得呵。就中最老成的俄敦。亦接着說道。武安的話不錯呀。其餘一班孩子都附和道。是。是。杜番沒趣。不復作聲。便怫然帶領他的黨人三個又走開了。却說這陸地還是大陸。還是海島呢。那石壁底下有蛾眉月形的黃沙嘴。兩頭都是高地。北方更高。南方畧低些。武安拿着個千里鏡。很狠的望了許久。便道。怎麼陸上沒有一條煙影兒呢。莫科道。正是呢。怎麼這海邊邊一隻小船都沒有。杜番從旁嘲他道。既沒灣港。從那裏來的船呀。俄敦道。却不能恁麼說。便沒灣港。亦可以有漁舟來打魚的。或者因爲風浪太大。那漁舟都躲避別處去哩。衆孩子談談說說間。那風却轉吹西北了。頂住潮頭。潮落越發遲慢。孩子們個個磨拳擦掌。